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祭文

祭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凛凛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

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睠言耆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龎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倡之惟公嗣興矻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蕭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蕭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於廬巷無逹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

翼四海匪我敢私怨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芮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於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爲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其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攷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其來也比

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達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嫵自拘也況為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祭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頻歲

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限遺吾黨耶且其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絶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佀如其

即戎誓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趍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曽不隆曽不畀畀與人為通抑不立異收聲於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興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剡惟世臣喬木勿伐剡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

何而堪契闊往歳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

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愛辱

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醜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

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國有太

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盖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凡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

要曰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適

會稽從兄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緊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願没生為役於兄居游無以南北滈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堧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霅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我中奪魚亦

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
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
罪此之故凡今海内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
觀六藝師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
並駕佛老見竒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止此有遺
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泣工
人之見之於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仲屈我窺度之惟
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

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誄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畏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羈馽刳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闚略而

㞙遺嗚呼安之余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遲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絶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於家不利於有司不皇寧於其躬而無怨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

卒歳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歳薛殂今玆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絶學慨此存者晨星夏懌君之學問不為逕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玆道闊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閑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

未及期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巳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棼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象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微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强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巳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

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
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斂訖事以治蓋庶
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敵圍其年方
穉南望君親生以為愧間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
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
攄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𢗅
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其等於官為僚
有嚴位置公忘等衰家人儕類絶去繩軌恵風和氣胡

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懐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莫既

祭張簡之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汛掃虔藏旦旦不懈施及米盐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壻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圂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

西東其盧几筵相望弟衰子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墓屬在疾苦斂不憑棺窆不拊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廼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寫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

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説察察為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閲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羮菌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廼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畨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

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太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强心於事而敝敝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為畏友出為拂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

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諒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强親蓋擇地而蹈報効如此此其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於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蹶晚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

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萬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静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條欵之亭皆方有識之自寛俄遽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吾黨事關海内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

革至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已矣逝將安賴祭具殺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酹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歎尚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

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粤自秦漢勲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専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明文獻以為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箕又將會同錯綜枱携集散

回萬牛於絶𨞵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葢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怪伏熖之方煽及脩門之晩别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暹名近似而實遠渣騏驥之先徂望孫征於欵叚參移兮斗没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訢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兾精爽之一盼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徳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可以堪宗姻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華行而於一鄉之衆未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歎而長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誄刻之山阿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
爾志慕盖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
庶幾可祭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閫無相寄孥於旁盜
騎屋山田園半荒士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
四方誰為夏屋能置松柏於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
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者十九或斂之床或沐之柩
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
泣大雅涕曾未收復奠斯斝侑可無文其尚忍寫

祭張忠甫母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耄非暇顧官我感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隴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粥饘亦有將母朝芳夕鮮老與穉等於家之便百爾好羞不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無類以利言微禄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廢之祠蓋云惓惓有如夫

人願其翦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凡此克孝厥安以專
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姻聯嗚呼云
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禄以為養歟則田園
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騁倦游而至是歟
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隣不覩也抑為以貲以世以場屋
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畧

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

忱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旅歛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

然有鄉黨為之辦護有婦族為之受弔者先事之三日

壯子適至而帥相閧之歸其鎮之逋俸為錢三十萬而

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

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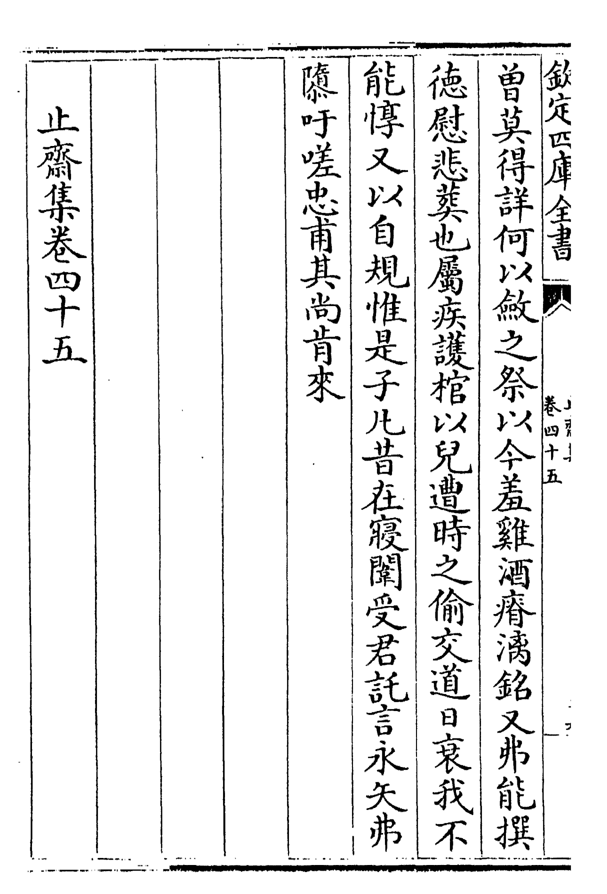
其孝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
夫人是習是侶傅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
父爰及婚姻夫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
歸田是遜匪教之素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閫外之議
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壻
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略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
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尚來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曰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綦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祇自殘雜草彌原賣玉易毀謂天昭昭莽不可理我生空匱多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弔繼訃匪我私哀善類之憂忌予是懲好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凡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耉終也瞑惑世有權衡誰為喪得吁嗟諫卿萬事蓋棺誰俾吾黨聲為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甫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
年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
獨行群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於信家人父
兄既信而從邦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
是非之評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
禄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
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肺肝放像俎彝其爲銘
文刻切怪奇奠視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



曽莫得詳何以斂之祭以令羞雞酒脣漓銘又弗能撰德慰悲奠也屬疾䕶棺以兒遭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惇又以自規惟是子凡昔在寢閣受君託言永矢弗隳吁嗟忠甫其尚肯來

止齋集卷四十五

止齋集卷四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隣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

可追往者已然我不能規文以自鐫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温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葢嘗深居燕坐玩意緗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轍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慝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迺内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彌歷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愁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

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决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脩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晞露究人事其何闕莽蒼蒼之難訴覲其前十日而戒客却私昵以衮布絅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笱牙也足以汎掃門戸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啚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乏一老之導前嗟衆穉之失措

此其等所以羅樞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仆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夭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寘其安逝托予之琴兮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蔔與害曼膚兮鼎食鋭頭兒兮無盖仁三族兮報之豈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藉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

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諶或邂逅兮聖賢以爲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酹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劬躬植門自約而贏爰始爲儒被之家聲閭閻無慚鄉閭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伲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則爲善士况是合并奈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

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為相攸莫如書生我時鰥居少公數齡迺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輙以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驚公亟問拊彌時不寧及公昇壂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舲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厚此酒忍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涘猗歟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明行修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潔廉忠信邁往而絶出又為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粲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侶之者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懽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為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雖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蕪識二子之才往往

總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衰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曾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永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恫憤恚自謂遺憾蓋不但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其等烝游門墻欽誦儀軌以受祉之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籥之四周几奠斝之三跪宜盛德者不然將永傷其曷已况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摯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秔下黍彼有言戰此言有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略淳熙無為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咎言下之觖望弗及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

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於領祠至於賜第宿留經帷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名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舜命禹宜師宜保溥海有恨公不壽考公不壽考溥海恨之矧如傅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誄太史有傳逌如斯文聊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禄爵積之身以力久試

在邦其大略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怍若夫緬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尤於戲謔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祭蘇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次詮如公幾人庶幾象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

中壽是不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於賞延崎嶇州縣曾諱自言晚以民庸著之淮壖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騰騫則於史觀則於詞垣何處非宜而蹭蹬莫前則天之嗇公非適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彝所鐫比及三世中更百罹維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寃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閧忽諳九原凡是天理苶不可言其辛兹為寮情相後先即之譙譙聽之便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如泉

祭張孟阜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為而挺出忠甫肥遯而孤騫雅矢寬夫接於英蹕亦有嫻婭聲華滿前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阜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及壓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寖以弗綿孟阜永歎逝將誰懲吾學未就於何食眠習為文詞短章鉅篇駿不可羈闊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貢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

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晩喜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貉蟬每一發憤於酒是便竟成沉疴殆若自捐嗚呼孟皐工於成家而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書筆墨倒顛屬子以婿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筵其塞爾悲為之矢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
之衮袍殆將無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興
視夜青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歎苟余饑渴則自泣
爨凡我族居以私為公凡我嗣息以異為同亦既聲名
胡謗是叢亦既膴仕奚歸匆匆雖則信巳豈余所獨亦
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孰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
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
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賫余亦宵夢殊庭

祕巖有二黄冠縞衣襜襜求予食器與予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衰惰失此益友强欲述子悲掣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令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自培少却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我哀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誼零匪無群居謂為友朋亦既樂推俄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

篤師一經凡曰同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內拊棺未曽今辭酹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弼

吾邑之難聞於浙閩有廨一區洞無門垠籍入誰家何所就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令日敲朴吏加斧斤役無完家斧無見緡累歲於兹交相為貧間有惠令不怒以

嚬譬彼沸鼎而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
飭壞為新一術不施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袍前陳州
家曰能使家曰勤且以其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圯為
荆榛忽焉山立曽目不眴以此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
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繽寘君其間亦志可伸
遽止斯耶天何旻旻自君屬疾愁聚為群識者于毉昧
者於神兾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霑巾我忝
同登晩交益親況此酹别不知所云峴山之石巋然嶙

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掇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爰好修而益振自發軔於州佐亦影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噓拂無一疵之緇磷雖混迹於莞庫遂揚名於縉紳

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棄訟銛而弗設維經師之是遵絫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嚬酌民言而徑行或黄堂之未闇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敢云積棠陰之劬勞忘梱内之久仲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淵遠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駮以為純忽兩櫬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共當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尚幸陪於後塵隅古今於一觴故不知

洙泗之沾吾巾也

祭蕃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嬸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

云亡官無諏咨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馬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於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韋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翫有古栢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曽謂背面存亡之隅文以哭之末叙潜德匪無強宗為刻拳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闕二字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屬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饑衣寒勿問疏戚東塘之成通國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盎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觴未舉衰絰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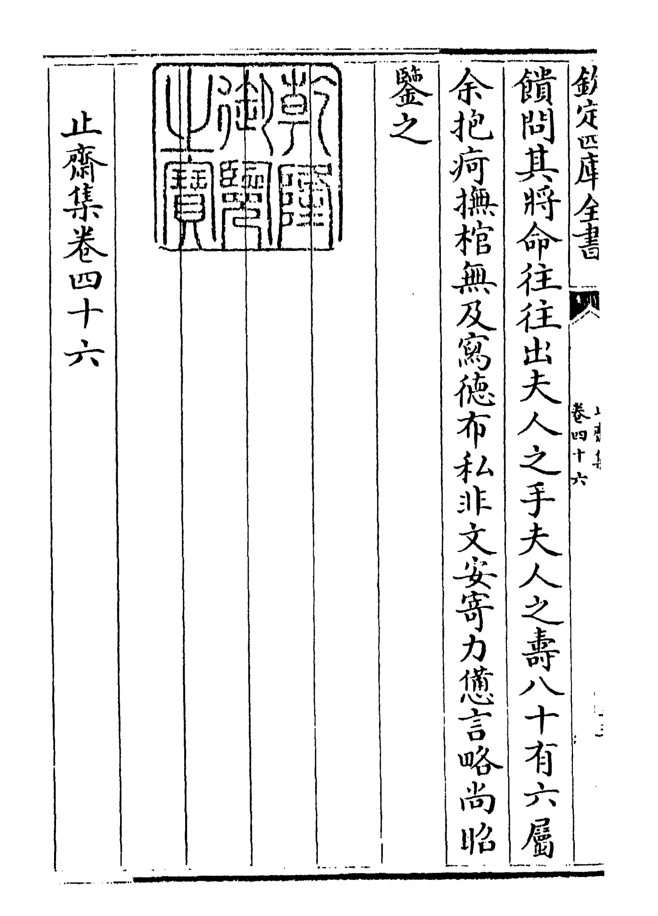
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率一歲或再三歲恵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否則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為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況於其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奉其親茍間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

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寸之柄而弔亡悼屈恤孤而惠覊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謫籍彌久夫人以其女孫歸為吾伯氏婦傾囷以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蔬之實凡美必

饋問其將命往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疴撫棺無及竊德布私非文安寄力億言畧尚昭鑒之



止齋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陳膺逑

止齋集卷四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徐叔楙壙誌

叔楙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剡之周氏婦黨愛叔楙留之彌年不使其女行叔楙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持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楙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母老矣父母日夜望叔楙以佐其歸決叔楙

於是乎歸而已病矣余與叔楙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縣鄉貢以第者惟叔楙一人里中慕悦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咎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楙調長樂主簿弗及禄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楙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楙名槐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擴帥其同年進士請墓於郡太守得其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楙

之親之怨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為銘云

林安之壙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温瑞安邑人父堯賓母王氏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於邑西偏三里之横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壙不可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群居累數百及屏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

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繇太學還過越安之猶栖然凍餒逆旅以竢將行天台則安之東書僦僕矣余察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巳蹙容俛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涉事物毫杪分志而趨於學余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擲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
而拜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
高多恙趙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稱時節其服食飲
藥各以意禁嗜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賔祭之饌腆潔
必致訓齊兒女色莊如文人至令僮婢則以恵及虽婦
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人温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
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
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丙戌以淳熙三年

十有一月壬寅朔葬於永嘉縣建牙鄉鵬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中清獻公之子屼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岵從公問家法繇是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昭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光維習之箴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婺徙温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褒通判滁州君諱裒宗正少卿君諱襄凡弟始著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於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於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最余問學於薛士龍

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真雅從隱君子游閒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又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無恙乎曰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

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茍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倔彊年三十盡捨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縣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爲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篤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懽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盖留縣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不以語人廼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未嘗出門巷

獨旦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輟也秦因誦宋勾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

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内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盖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兹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爲珉佀也而或以爲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修撰芮公爲祭酒以士之有文

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縣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過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衰絰面墨捫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禄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

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
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
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熈寧變古
役法不以主戶畝廛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
皆惡少州縣不勝其擞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訟與
齒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屑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
痛自潔謹雖有督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
故能究其惠愛於乎使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

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嘗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

人以淳熙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

其柩祔於山陽之兆葢夫人歸比葬歳復庚子矣叔父泣命某曰吾葬以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某不逮事叔祖父不嘗見夫人為冢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㚻亦惸寡家日落二小郎鼎盛門戶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絶獨教子讀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禀婦子或微過但色不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秋毫損於叔祖父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以八年十月庚申葬於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誰餘未行往時吾鄉尚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苟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

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賔客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屬文得官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比君偕計書上名於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茍於君故有感也余娶

草堂仲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餘言以乞余銘余歎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孤兒受教於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其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匹我銘旌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絶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忠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宦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晩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負其學自刻苦賁愛或言諸朝禄以監嶽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歴三任不食

其禄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黄氏之喪自飯含至於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髪至於既祥凡所以哀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葦好繩俗以已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絀巫佛強其為此禁其為彼人頗謂怪至交口哂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子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之者雖不從者亦内愧莫之敢議也

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盖已顩避罷勉如此猶久而後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怪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行之則必怪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意忍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

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曽祖某祖某父某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歳之元日卒以其年十有一月乙酉祔葬於吹臺鄉桐嶼黄夫人之兆實淳熙八年也二子凡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僖盧趨將葬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壻銘夫子無以易君者

然則某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師古人孰令不棄也猶有鬼神殁其寧於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旦日卒凡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

以仲兄之子士則後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

幼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紀而端巳實刻其墓敢請於

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

考諱某妣周氏愆聽端叟學端叟從余游最久又因余

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霅川依薛公士龍而其名遂𢦏

於人口耳性温良汎無不愛於久故能分酸苦於先生

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定

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

江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弔聚哭為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守為之嬔盖端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誌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温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夭以汲為已後晩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夭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葢君佐卒七年汲始克葬於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

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隕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諸竁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黎確沈與求而其一人監察御史諱愽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御史生縝令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

為尚書郎出知處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母也盖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御史名不起晚日益窶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槖費且盡而劉氏姑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吾

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以荅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惟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大夫林公杞之季女

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門下士夫論述
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宜
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卒一歲若干日而葬實
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
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榮
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集卷四十七

止齋集卷四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温永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於家大父機父立巳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爲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爲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

問所為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其州户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吏三年守

蒙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薦舉之近制選人淹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比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

其伯氏奉吴夫人與端木之柩將祔於屋前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其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巳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廼即館中越五六日請

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弗友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家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佀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辛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

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輿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巳彪也端巳從余學彪為比邱

林民達墓銘

民達諱悅姓林氏温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闓閶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闓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於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荼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

丁酉合窆於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
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華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
吾內慚於是夜為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
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
善忍為斷童僕雞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菰藝之各
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
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
其度即得為官人子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

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者相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録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縣是東陽學者視他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說一日以謁至余望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逮事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侶之學侶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逮至今能卒乃父教事諸咸受其凡教令為學

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祔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諱松字堅才曽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從婺之金華盖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

丑八月壬申卒越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壻郭江䇿嶸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祔以君才力曽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内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譪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怪故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和而後改葬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

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其先君子以隆興元年

某月日卒祖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於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兄弟凡四柩𦡱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祔𦡱

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為是苟祔葬雖死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説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若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陛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為浮

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歎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盖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為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閲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

間少寬弛米鹽靡密悉其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廼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甚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强以至於

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其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事詳整欲以七日㚡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童僕之曽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説得年六十四娶黄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闕廷闕廷芳女適新岳州録事祭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宄將仕郎曽致中黄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曽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叙鄉里具同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

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與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廸哲字其姓徐氏世温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

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弔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旦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悲故交徧至此余故

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盖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佀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佀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盖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

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來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發卒於是祔銘曰

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輿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輿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

里新歸在唐輿西三里縣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輿其孫
諱松孫始祔唐輿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祔墓西
一里所凡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元孫幬載
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
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
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屼景仁所遺
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
往造其廬問起居況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

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床瓦豆具酒𦵔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瞿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為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

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丈人行恭叔之
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吕與叔與介夫同為
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
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内之士知有程吕而先
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
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
源不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
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叅

卒幾老醇老皆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公子充嘗舉八行為國子學録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修整又甚相佀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盡從以如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盡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傴僂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不

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
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
其友張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
秋觸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
君修先生故事保邱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
憤為詩每一篇必曰憂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
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喬年其所藴抱人未必盡
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逮事曹夫人喬年以乾道四年

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者是為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是侶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侶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絶有弔慶事父兄子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毋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懽

初萱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懤載鼎鼎早卒一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令仲愚也二子昕充蓋新歸墓先生之卜葬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年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

有二年為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於喬年之穴又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於炳之之穴凡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柩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稚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序從葬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輿

陳其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

文行見推於其友人以為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

止齋集卷四十八

止齋集卷四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繇閩徙温其在永嘉則諱弼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蓋中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冑監檢法御史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

東二浙守臨安府擢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禄於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永嘉郡公贈光禄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奥原公所自為墳葬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録公言行一編屬某為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姓游以所講聞視今録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敢草孤泣訴𦒿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乏請書其槩納

之幽而狀娭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叅知政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扈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撥煩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久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深與人絶短衣幅巾往還樵牧間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同産子二人而

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其大父其承奉郎父其
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太碩
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璆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
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鼒從政郎新
監左藏封樁庫門章伯奮廸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
簿戴闓之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闓之淳熙二年
進士孫五人及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温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蕃仲爲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門糸皆曰閩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桷自平陽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袝也自今國子録讜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蕃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爲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雖稱好兄弟不以

是爲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髙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會蕃仲萬里使敵中季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椺舉進士第二人是嵗特有旨髙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禄遇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禄晩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咸來弔

蕃仲亦一幼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竟崎嶇銜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棣二女長適項賫幼未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

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悵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巳酉季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如此以鮮言者之蔽塞棣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衍也

修職郎吕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吕黄為大余嘗館黄度文叔家得與石

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父子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有泉琮然出兩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為娛嬉石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領客危坐誦佛書過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諱蒙嘗葬其親於社潭之原去家三十里芟舍墓下久之不返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為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君終焉凡蔬食

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慕如其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歎蓋晚而後入郭内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亦寢疾五日盥潄櫛縱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於郎柯之陳巖其弟聲之來乞銘銘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鉞王自中彭仲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聲之扶服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

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矣宜為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進士奏官其第三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某咸克家二壻吳敦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帔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

巖之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侶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歎良史之筆取舍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申屠嘉後咨不立傳二子特

布衣爾他無所槩見徒以書一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乾道之庚寅辛卯州大饑米斛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過道殣即陽不省衆無與晝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并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為孝宗誦之孝宗矍然變玉色曰永嘉故樂土柰何使至於此守丞為

誰乎朝罷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齋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懐書至榻前奏上上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徽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亡尺寸

之柄而全閩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孫冠來乞銘余故不辭而久不果恐佚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岍由赤岍徙温平陽至高祖始為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几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寄容寓定冠進德壽宫賦得試禮部宏中

淳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於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十有三卒於淳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合於夫人之兆武叔少頴脫儻伍博讀而豪於文長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臧否至衆辱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己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長疏戚輒與傾盖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

後知其切磋之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避逅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俄而長揖余曰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宰木亦既可圍褒大之遲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良朋之姪孫女知無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賁其第三子渙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於所居里滿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益之官中都余宜

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南為輩行以諸叔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亟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每過先君子則館於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

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廼知諸父之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為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秦太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巳公謝不就巳而少南以忤秦意逐炎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場屋矣以其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

易易益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蒙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園以觀頤名其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乾道壬辰進士雷煥掾宣城丁毋何氏夫人憂其適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閒從公蕭寺中扣所詣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雷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約以兒女

為兄弟紹熙之元其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待衢州常山縣闕一女為尼孫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龍圖閣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處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横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某早衰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丈人

又為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匜也而悲以慙遂强次之大父彦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兄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

涕之出也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長頤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林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僦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

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昬課其經又若干昬課其史而後誦楚詞晋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撥取其說間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葢晩而後詩寖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衒善褒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著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二

年十月癸丑葬於林岱山來乞銘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叙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憔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以歸緼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止齋集卷四十九

止齋集卷五十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沈叔阜壙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温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

而叔阜廼早夭故沿海制置叅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為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壙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從温州瑞安縣

帆遊鄉固義里譜凡七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紊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最少傳良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

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詵宗澹宗洙宗汾詵早卒宗洙爲兄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傅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温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傅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盖周顯德間所

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

君共一礎傅良幼也孫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

日挈傅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

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

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

身不詈不扑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

孫氏生一子諱孚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

字敬之一女適黄建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

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貫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適於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以紹熙二年八

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二女適諸葛詵林昕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於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𢇁卜安仁與茶尖對峙為六䆡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傅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銘故幷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至鮮也我圖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剪也

族兄際可壙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温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府君為季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旁三十有五年供養如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娛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飦不下咽輙廢匕筯母為之强飯母年八十有八以紿

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師魯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溥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元年八月丁巳卒師魯初未得卜㚔葬府君於隆平尼院至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閩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甞入太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

以堪此名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護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闕六字缺都官為授衡州司戶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汚辱混迹於屠釣猝有所動於其中憒恍歎嗟詞氣茀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蕢耦耕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凡不自

得者皆咎根也曽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之不仕葢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謗光中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衆同自衣飯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間從兩僮篝衣贏糧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輙忘歲月或違雅致亦不踸勉年益高

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易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别尚須一至永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行至則托净光山踰月廼歸道過烟㠋不肯留私戒其僕曰亟歸亟歸無為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

食家人竊相與謀强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

十日坐逝於正寢是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

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承事郎竑之女一子松廸功郎

台州臨海主簿紹熙元年進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

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齡孫峻𡴂崍女一人

松從子游久將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其柩葬於縣遥

香里之姚奥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某自號止

堂居士没之日設榻於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氏亦

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逝復就此榻也謦欬赫赫然世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省事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陟此山之岡也相此柏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佛之藏也

陳百朋壙誌

陳子端巳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平陽萬全鄉管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

人林氏則又奚辭𢈔哀惰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

納之壙公諱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

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巳

彪彪為浮屠氏女嫁瑞安朱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邁

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壙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

皇祖成子父廷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

淳熙五年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
以樞密使王公藺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
知光化軍信州名赴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名以
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
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
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
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内舍生高熙績餘許嫁
進士曾充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温之平陽歸仁鄉晚

徙縣之橘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今上皇復有朕得卿名於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為學去智為恬假之持久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克就故識其壙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傳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最聚族為學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嚬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室奉母門巷深靚升其堂如無人闖其戸呤誦琅然者公燕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以從子其宜後我為寄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息浸微闕請故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筦鑰付吾兒夫人哭方悲亟出筦鑰復命

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退即書案夫人執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德多矣一夕從顧言無趦趄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嗚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二月壬申葬於嶼山之陽屬傅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有二月丙申合葬於公兆於是併書

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次語在公壙誌中宗洙令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克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洪君墓誌銘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過其廬識其父兄者纔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至歲久益敬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

僅無乏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累强余不出出即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庭矣每顧霖先生飲食欲如何於吾館便否乎苟足以悦先生余雖飯脱粟避寢喜也霖亦特刻苦遂為台越間善士先達素官以子姓為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韋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

矣或名字泯汨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泯汨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之於教子特不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

千人以其年月日卒以其年月日葬於其所霖怯多病

臞臞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來乞銘其父余為之悲甚

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

其交情以塞在闕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

溫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云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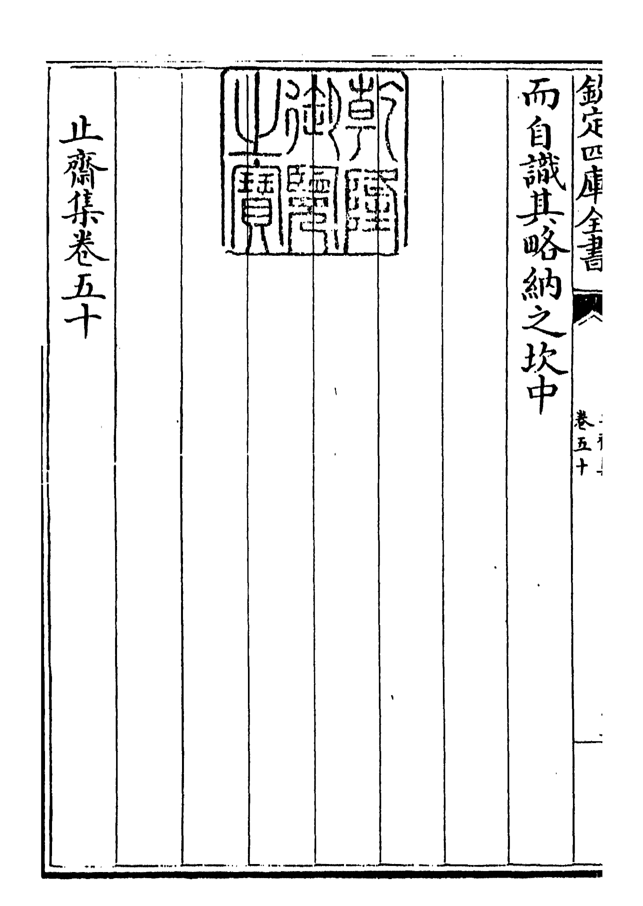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誌

耶宅此邱者誰耶

令人張氏壙誌

是為陳子傅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録煇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玆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佘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煥戸部侍郎薛君

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熙父故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以余兄子師轍爲巳子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廸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臺評罷食貧歳月視食禄爲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所侵未嘗有毫髪不滿意見言色余敬如賓友今亡矣嗚呼哀哉余既走介乞銘於太府卿葉君適



而自識其略納之坎中

止齋集卷五十